

东西方大航海时代历史绘画探讨与解析

张岩鑫¹ 张岩晶² 葛洋^{1,3}

(1.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 广东深圳 518052; 2.深圳大学文体部 广东深圳 518061;
3.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1)

内容摘要:从古至今,绘画艺术都是人类记录历史、创想未来的重要表现方法。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时代,能够描述与记录海洋历史文明的方法是绘画、海图、雕塑与文字等形式。文章指出,东西方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碰撞中留存了珍贵的文化遗迹。海洋绘画是前辈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研究海洋绘画对海洋历史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绘画; 海洋历史; 大航海时代; 历史文明; 艺术

中图分类号: J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900(2022)07-0160-04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时代,人类是如何记录历史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远古时代的岩画、壁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解读历史文明的重要佐证。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说:“伟大国家的史记有三份,功绩史、文学史、艺术史。”艺术在人类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考究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维度。而海洋历史题材绘画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类,是当代人了解古代文明的一个入口,从中可以探寻历史文明发展之脉络。

自自古以来,东方人便开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通过密集的海上活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东方人与腓尼基人、阿拉伯人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航海家。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在沿海地区展开了商贸活动。秦朝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海上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唐宋时期与日本、东南亚、南亚、东非各国之间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空前提升。元明两朝与海外诸国频繁的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促使中国的造船

技术和航海知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面向世界的海洋事业达到顶峰^[1]。在海上贸易和边境争夺背景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重要性时隐时现。历史阶段性的发展造成海洋文化梳理困难,给学者研究解析造成巨大障碍,因而从海洋历史绘画来探讨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成为近代历史学家和艺术家考量海洋艺术的新维度。

一、东西方文明与文化艺术

海洋文明和文化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昌盛。笔者曾与海洋文化学者梁二平游历欧洲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进行印证,其时的背景一为“大航海”、一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英文“Rinascimento”一词源自意大利语的“Rinascita”,本意是“再生”或“复兴”。意大利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于1550年出版著作《意大利杰出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时首次使用了

作者简介: 张岩鑫(1973-),男,吉林敦化人,博士,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美术史、环境艺术。

(通讯作者)张岩晶(1972-),女,吉林敦化人,硕士,深圳大学文体部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法学、体育教育。

葛洋(1979-),女,黑龙江肇东人,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展览教育部主任,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设计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史、海洋文化史、环境艺术。

“Rinascimento”这个词。但在文艺复兴时代却没有这个词。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在描述15至17世纪历史时首先使用“Renaissance”,泛指西方历史人文精神的觉醒。更早的“再生”或“复兴”特指古罗马与古希腊的往日辉煌。

在东方古老的绘画中,多是以历史真实内容作为作品的文化内核,并没有“复兴和再生”的寓意。例如《抗倭图卷》(图1)为明朝仇英所绘,是一幅表现我国浙江沿海区域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历史画卷。该画以横卷的形式,描绘了抗倭的历史及其过程。其独特的构思、巧妙的布局、宏大的场面、生动的表现、精细的刻画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能够表现传承关系的难得的纪功图卷和记事作品。而在明代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又可以将其看成是非宫廷而具文人气象一派的代表作。画卷全面而生动地表现了重大的社会事件,完成了纪功和记事的使命,同时又在艺术上为明代的绘画史贡献了一幅难得的精品。其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一方面发展了记事性绘画,另一方面又有在艺术表现上拓展了独立于明代绘画史的文人画的成就^[2]。

东西方绘画呈现的内容与形式反映的是不同的认知领域,但从内容到表现的方式都涵盖着历史发展中的人文、艺术、政治体系等多方面内容。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各有艺术的绽放和科学的探索。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1405年郑和下西洋);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在1499年完成了《最后的晚餐》作品;五代南唐时期(937-975年)顾闳中创作《韩熙载夜宴图》;北宋(960-1127年)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绘制创作《清明上河图》;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离世的1520年,麦哲伦正在环球航行。纵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航海是艺术家核心的展现内容,从“大航海”解读其时艺术是极富意义的向度。

审视东西方的“大航海”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繁荣,西方人在海上的探索和殖民扩张日益加剧。直至今今天所谈的“大航海”,都是指西方人的航海探险、海上贸易、文化交流与海



图1 仇英《抗倭图卷》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现藏日本京都大学

外殖民活动。大航海时期的文化艺术展现出全球化的最初样式,黑暗的海上贸易掠夺无意间创造了世界范围的海洋历史文化与文明的大传播。

14世纪初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海上疯狂探索和贸易的大范围传播,鼓舞着东西方探险家寻找财富的强烈欲望,东方的海盗也越加猖獗,海上掠夺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此时的海上大探索是在陆上通道阻塞刺激下展开的。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结束东罗马帝国对东方的统治,阻断了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海上各种交流与贸易也受到严重阻碍。西方人不得不寻求新的获取东方财富的海上通道,由此引发对海外陆地的发现与占领,开创欧洲来主导世界的新世纪。所以,西方历史学家常以1453年作为中世纪的终结与近代历史的开始。不过,新旧交替并非在这一年间完成,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各种文化与新思潮在这段历史时期影响着世界的文化思想变迁。15世纪初,葡萄牙人通过海上向摩洛哥和大西洋众多富饶的岛屿进行大肆扩张;西班牙政治统一之后,把海上开辟新航路、发展商贸作为重要财政来源;在航海贸易战争频发时期,葡、西两国成为世界第一批开发海上殖民地的强国。以西方表现文化传播形式为主的油画,也在大航海时代中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于1415年至1432年间完成的《根特祭坛画》被认定为世界油画的开山之作。

二、以图证史,以史论画

以块面形成严谨透视的油画,从诞生起,就成为西方绘画的最高艺术表现形式。在经历几百年的进化与艺术实践后,油画发展形成了许多画种,有宗教画、肖像画、风景画、世俗画、海景画、静物画、海战画、历史画(这些题材自然也有理不清的交错与共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记录历史文化的传世珍贵作品。这是一

个时代文化艺术的宝藏,也是历史文化的巨大财富。表现海洋题材的绘画尤为珍贵。通过这些海洋绘画可以瞬间让观众“穿越”到那个世界大航海时代。深入研究与解析古代海洋题材绘画,让古典绘画中埋藏的历史文明与人文思想绽放新的光芒,更加合乎逻辑地还原出历史的真相,就是当代史学家与艺术家的使命。

“以图证史”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以史论画”是艺术史研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以绘画还原更真实的历史、绘画以历史背景环境描述就是将两种有效且有趣的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共同见证并呈现大航海的历史图景。现代人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解读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尊重历史、延续艺术创造的全新方式。犹如文艺复兴时期为世界留下的宝贵的艺术遗产——提香(Tiziano Vecelli)创作的《亚历山大六世送主教佩萨罗给圣彼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创作的《勒班陀战役的寓言》等艺术作品,都让后人重新认识了当年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地球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今人无法想象拿着十字架的主教会成为战争指挥官,甚至会披挂上阵,进而改变教区或地区的命运。同时,可以领略桨帆船时代的最后一场大海战。

谈及文艺作品,人们总爱说“时代气息”。大航海的“时代气息”就是不断革新传统的时代风气。比如,西班牙艺术家阿莱霍·费尔南德斯(Alejo Fernandez)在1531至1536年间画的宗教画《航海者的圣母》,就把圣母玛利亚描绘成掌管航海的神祇,传统宗教画中圣徒的位置也被航海家与商人取代,画面下方的伊甸园已是繁荣的海上航路——这是塞维利亚贸易院为其小礼拜堂订制的祭坛画,出资方已由教会转换为航海家和海商公会了。

三、海上贸易元素与绘画的交融

海上冒险活动使航海家与海商凭借海外掠夺的超级财富与家国建树,在传统贵族制度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成长为新的社会阶层。原本只有教会与贵族才能享受的艺术影像中,有了“新贵”的一席之地。正是显贵与新贵的市场需求,成就了流行几百年的肖像画。如果没有这一时尚画种,我们无法想象哥伦布、达伽玛、库克,这些伟大的航海家到底是怎样的风采。当一个人物引领时代时,他

的肖像就不仅是肖像了,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象征。有时,他只需简单地叉着腰站在那里,那个画面就近于“历史画卷”了,其意义自然超越了艺术性的简单评定,而成为历史证言了。

香料是大航海的重要诱因之一。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传统的东方商路后,胡椒价格十倍甚至百倍攀升。寻找新的贩运香料的航道,无异于寻找一条新的掘金之路。麦哲伦呈给西班牙国王的远航报告,其名称不是“环球航行”,而是“向西航行寻找香料群岛”。香料群岛最终成为西方人争掘的金矿,但灾难性的打击也随之而来。在1627年荷兰静物画家彼得·卡兹(Pieter Claesz)创作的《火鸡派和万历果盘》中可以看到牡蛎、橄榄、鹦鹉螺杯旁边的锡盘上撒着盐和胡椒面。此时,胡椒已由“神药”回归调料本位。它间接地证明了一个史实: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仅用几年时间,就打破了葡萄牙对香料群岛的控制(1587年葡萄牙成立了西方最早的东印度公司)。荷兰人大举贩入的香料,令其价格从天上落到地下,囤积香料的商人在“香料的诅咒”中纷纷破产这一画中闲笔成了有趣而坚实的历史佐证。

大航海是地理发现,海上列强之间的利益纠纷,无可避免地演变为海上战争。而各国记录战况和表彰战功的图像需求,则促生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画种——海战画,并形成它的经典图式:一种是天神助阵式,画的一半描写天神助阵,另一半描写海战的图式,此类以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委罗内塞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战场纪实式。持续的海上战争,培育了像荷兰的老、小威廉这样的职业海战画家,父子二人驾着绘画专用小船冲到海战现场记录战斗实况,成为“战地记者”的先师^[3]。

大航海的另一惨烈画卷就是海难,它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绘画题材。迈克尔·达尔(Michael Dahl)笔下的《海军上将肖维尔爵士》,为那场著名的海难留下了当事人的身影。更为著名的是1861年梅杜莎号战舰遇难,它是英国海军的一个耻辱,原本是避之不及的丑闻,却被画家西奥多·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看中,于是有了《美杜莎之筏》(图2)这幅浪漫主义开山之作。这幅画超越艺术的意义,当年即被复辟登基的路易十八看出来了,他锁着眉头对作者说:“先生,你这幅画,不止是一幅画这么简单吧?”



图2 西奥多·杰里科《美杜莎之筏》1818年



图3 乔凡尼·贝利尼《诸神的宴会》1514年



图4 亨利·塞鲁斯《女王在世博会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19世纪50年代

四、西方绘画中的中国元素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西方的大航海与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奇妙的历史对接,甚至互为动力。此中亮点,无疑是中国瓷器。在西方名画中随处可见中国瓷器的身影:作为“圣杯”,它曾出现在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90年创作的《东方三贤朝圣》中;作为“神器”,它曾出现在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514年创作的《诸神的宴会》(图3)中;作为贵族生活的奢侈品,它还出现在荷兰静物画大师克莱兹·海达(Willem Claesz. Heda)和威勒姆·卡夫(Willem Kalf)等人的“早餐画”中……这些作品不仅构成东瓷西传的完整物证链条,还折射出东方美学对西方艺术趣味的影响。那时的西方画家绝少见到纸本或绢本的中国画,能见到的多是瓷器上的中国画。恰是这种绘画和它所描述的奇异生活场景,引发了西方美术史上著名的“中国风”,比如,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42年创作的《中国组画》^[4]。

历史图像也可成为历史文献,甚至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孤本文献,补上了历史研究的某一空白。比如,英格兰宫廷画师戈弗雷·内勒(Godfrey Kneller)于1687年奉国王之命画的《皈依上帝的中国人》,画中人物沈福宗,他作为中国皈依基督教的优秀人物被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带到欧洲,成为西方史料记载第一位进入法国和英国宫廷的中国人,而在中国古文献中却无一字记载。此画可为研究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情况补上一页。还有一位参加了英国世博会的“希生广东老爷”,也是中国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小人物。他的形象却极为突出地留在了亨利·塞鲁斯(Henry Selous)创作的《女王在世博会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图4)作品

中……这些绘画使他们成为海上交往史的“历史名人”,也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

结语

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笔者探访多位海洋文化学者,带着疑问走遍沿海历史博物馆,带着不解走进欧洲,踏遍沿海城乡的那些古老建筑,带着疑问站在世界知名画作前,苦寻答案。

以全新视角研究大航海时代历史题材绘画的学术价值是一块具有开拓性的领域,从中能获知东西方在世界海洋绘画的演变历程。同时,研究近代海洋艺术与绘画历史,是艺术家丰富创作灵感的源泉。以东西方海洋历史与人文交流互通相融为研究领域,以历史人物和艺术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东西方的海洋绘画艺术进行系统、深入解析,是大航海历史文明与文化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结合。由于资料匮乏和地域空间有限等原因,该研究领域涉猎的人很少。研究海洋艺术是从文化艺术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海洋历史人文并解读大航海时代历史的新领域,有待深入研究。倾注于此领域研究的艺术家在当下仍需努力,为海洋文明发展研究添砖增瓦,重焕其辉煌。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司马贞,张守节,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彭德清,杨燊.中国航海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 [3]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 [4]席龙飞.大型郑和宝船的存在及其出现的年代探析[J].海交史研究,2010(1).

(责任编辑:曹宁)